

# 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

张荣军<sup>1</sup>, 刘长军<sup>2</sup>

(1. 铜仁学院 科研处, 贵州 铜仁 554300; 2. 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现代社会是在否定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肯定现代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也就必然的或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现代社会的人类史前史、走向未来真正的人类史;认识到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它为实现自己而盲目地克服障碍,必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历史课题。

**关键词:**现代社会;历史合理性;历史性;历史归宿

**中图分类号:**A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9)04-0044-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SH010);铜仁学院基金项目(TR63)

**作者简介:**张荣军(1975—),男,山东临沂人,硕士,铜仁学院科研处讲师。

## 一、现代社会的历史合理性或历史使命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sup>[1](P98)</sup>马克思首先是从德国的传统社会中感受到了不自由和屈辱:恋爱过程中,马克思遭受到传统社会的等级制的歧视和侮辱,备感成为遭受唾弃的七弦琴手要破罐破摔;在作为莱茵报主编位置上,他又深切感受到言论自由的不可能性,言论自由最主要体现在出版自由上,“自由是人的本质”,可是书报检查令“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sup>[2](P7)</sup>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达到“国家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此时已经朦胧的意识到未来的社会形态。

现代社会的产生和运作,对货币欲望的追求中,导致古代共同体的解体,现代社会组织的产生和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货币是社会形势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

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是一般劳动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sup>[3](P173)</sup>

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确立“自由、平等、人权”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资产阶级法的精神就是自由、平等、所有权三位一体的集中表现。物权法、财产权与遗产法作为财产意志的法律贯彻,法律关系巩固了自由、平等的社会规定,使社会规律的效力超越了个人生命的自然界限,使个人生命以法律形式得到来抵抗自然的偶然作用对个人自由的毁灭。

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社会联系由物化的社会劳动转化为外在的交换价值并进而由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一切交换契约都需把货币作为共同的话语基础。物化的社会关系以社会关系的物质客观性保证了契约交割的确定性,把立约主体的意志自由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约束下产生的自利规定所可能带来的机会主义趋向从契约结构中驱除出去。

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

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资产阶级建立了独立的工业国家；最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4](P244)</sup> 现代社会代替传统社会具有历史必然性，“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sup>[5](P8)</sup> 整部《资本论》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可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只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sup>[5](P11-12)</sup>

## 二、现代社会的历史性或非永恒性

现代社会绝不是永恒的、自然的社会形态，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不自然性决定了它必然要被真正的人类社会所代替，由此开始由史前史到人类史的过渡。

从西方传统自然法伦理沿袭下来，并且深受其影响的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缺失导致异化的社会：摩塞尔河流域因为经济的贫困出现了林木盗窃现象，林木所有者立即在立法机构中订立严格的拣拾枯枝树叶形同盗窃树木本身一样的罪刑，私有利益同公共利益出现严重冲突，马克思对此裁判出，“砍伐树木是破坏树木所有者和树木之间的活动的合法性，捡枯枝则是执行了财产本质所做出的判决，林木占有者只是占有林木，不再占有林木上掉下来的树枝了。捡枯枝只是重新恢复同财产的天然联系！”<sup>[2](P138)</sup> 由此开始，马克思追究到私有财产的罪恶行径：私人利益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私有财产使人片面发展甚至异化，资本家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工人是雇佣劳动的人格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物化了的商品——货币的基础之上即以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

现代社会同传统社会一样是异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切都成为商品（包括劳动力也成为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这样，人的特色和不同于动物的本质消失了，成为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多少和价值大小的商品。货币充当交换价值购买到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支配和使用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力、可能性的价值、潜在的财富，实现了死劳动、积累劳动、过去的劳动对活劳动、现在的劳动的统治和支配关系，活劳动变成了死劳动的一部分，活劳动并入死劳动，结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奇怪的现象：资本参与到生产财富、创造财富、增殖财富的生产过程中来，资本的生产领域揭示了资本的人道缺失、人的自由、人的生命、人的个性的消逝。

生产使用价值的个别的具体劳动转化成为生产没有差别的价值或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抽象劳动，在资本的眼中，每个人都是创造财富的潜在的对象，都是货币所购买到财富的化身、财富的人格化。“只有生产性的货币（进入生产领域充当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作为资本的货币）才

能摆脱使用价值的束缚，同时购买到潜在的财富——雇佣劳动，货币资本才能成为财富、成为自为性的财富——自我保存和自行增殖。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社会关系上）的对象化来突破个人有限生命现实对无限致富冲动的限制，使人格化的资本家个人得以抓住货币资本这个既抽象又现实的共同体来实现自己无限的财富扩张冲动。”<sup>[6](P418)</sup>

在生产领域，生命的外化形式——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出现了异化结果，剩余价值的生产暴露出一个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物的依赖的非人社会现实。从时间上说，过去的劳动和现在的劳动，已经对象化的劳动和非对象化的劳动由于空间上的分离出现了同一与分裂、分离、异化、对立，深刻的表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异化、分离和对立。在劳动存在解析成生命的规定中，在真正自由的生命存在的同一和异化的现代资本关系中，劳动在时空分离条件下的转化实现了资本的增殖，劳动在空间上的扩展只能以时间的从属为结果。资本具有了强大的人格化的生命，资本家成为资本的人格化，劳动者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属物，资本和雇佣劳动作为资本的附属物为了资本的历史使命，同时也为了自身的生存而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运动。作为自然规律，这种生产方式为自己开辟前行的道路。马克思所瞩目的理想——自由人联合体，关注个体生命——不管资本家还是雇佣工人，都是真正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纯粹关系，真正赋予个体生命以鲜明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绝不是用个体转化出去的力量——精神力量（构造出宗教）和物质力量（构造成地上的天国——利维坦）来维系一个异化的力量。以往的历史，包括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悲哀的是，常常出现了个人移交了自身的力量创造出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异化物或外化物，反过来又统治和支配个人的自然历史过程。

## 三、现代社会的历史归宿

问题和问题的解决是同时产生的，这就像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路一样，这就是历史的内在辩证法，资本的罪恶便在资本的自身发展中被扬弃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sup>[1](P89)</sup>

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剩余价值，它在个别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提高，总之，资本的本性只是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全面的生产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价值作为抽象财富的象征，它不以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为目的，甚至对人们没有任何用处的但是可以发财致富的价值或商品也是它所尽力追求的东西，这样的目的决定了资本不是把人作为目的，只是把人作为手段、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只是成为资本不断的保存价值和实现自身增殖的手段。财富的源泉在于劳动，在于工人维持

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劳动,资本只有不断的降低必要劳动的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增加这种剩余劳动时间给资本家创造的财富。由于自然、生理、身体以及社会和道德的限制,雇佣劳动者的工作日的长短是有界限的,这促使资本家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上。资本效率的提高一方面使工人沦为劳动条件即机器的零部件、附属物并入死机构,机器侵吞了工人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制造了工人的贫困;另一方面,资本对市场供求矛盾的解决方式中又为工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经济学道义理想奠定了扎实的经济技术基础,“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全面发展)看作大工业的本性和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成为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sup>[7](P560-561)</sup> 市场需求和市场限制阻碍了资本的致富本质得到实现时,资本对这种限制的突破要求刺激工人的历史需求来超出自然需要的限制,从而发展了丰富的个性,创造尽可能完整的全面的社会产品、多方面的享受和享受能力、高度文明的人。

正是伴随异化的资本的产生,异化资本的出现和发展促使资本违背它自己的本性,同时出现了人道的力量,社会的异化和社会的文明同时在发展。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雇佣劳动者身体、自然的界限和社会的、道德的双重界限,前者的监护人在于劳动所有者自身,后者的监护人在社会——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人格化的国家。劳动所有者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不断和资本家的野蛮剥削作斗争,博弈的结果反映到后者身上以法律(工厂法)的形式做出阶级利益的协调。资本家从最初追求绝对剩余价值——任意延长工作日的长度,到后来追求相对剩余价值——追求资本效率、强化劳动强度,历史的车轮滚动到资本不断推动科技的创新、机器的应用上来,资本效率解决的是资本的致富欲望和纯粹追求价值、剩余价值的创造问题,资本效率提高的道德初衷和它外在的道德进步是相矛盾的。一方面,资本效率的提高使工人沦为劳动条件、机器的零部件、附属物而微不足道的并入死机构,机器侵吞了工人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机器漠视了工人的存在;另一方面,资本效率的提高,尽可能的缩短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一定的情况下,无限的扩大剩余时间和剩余时间给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提高效率的初衷。)延长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现今的财富尺度就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所物化的劳动产品,“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sup>[3](P219)</sup> 未来社会财富的标准是自由时间,在劳动生产率、科技和机器体系的巨大运用下,财富的巨大基石就不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和从事劳动的时间,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交换价值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不是发财致富的源泉,实现了劳动时间和自

由时间的统一,劳动本身就是工人个性、能力发展的手段,则人们的时间可以充分从创造财富的无奈中转向个性、能力、科学、艺术的自由发展中来。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4](P260)</sup> 因此,资本创造出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条件——物质条件和自由时间,资本的内在矛盾埋葬了它自身,资本就这样在非人化和人道之间徘徊游荡,它自身内在的逻辑必然促使资本的扬弃。

创造世界的尺度发生变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财富这一尺度,被自由时间创造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尺度所取代的过程,就是实现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统一,就是由劳动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到劳动促进人的个性能力发展的转变。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在扬弃资本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劳动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天然结合即实在自由或真正的劳动价值论的发生过程。这样,资本违背它自身的意志,成为实现自由的手段,资本生产、资本创造财富的逻辑归宿便是自由人联合体,这是资本的内在辩证法所决定的历史终极人道结果。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具体现实的轨迹中,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相对的自由,历史的发展就是不断的将这一有限自由、相对自由无穷的推进到接近无限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我们既要在每一相对自由中追求工人合理的具体自由、要求工人的历史权利,也要不断的追求终极自由,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包括资本家在内的一切人,因为在现代社会,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忠实的执行资本的历史使命,资本家也是不自由、异化的产物)、要求工人的人的权利。

#### 四、现代社会的历史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现代社会中的人和社会的关系,“不过这里涉及到的,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sup>[8](P352)</sup> 资本家是现代社会中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工人则是雇佣劳动的人格化,他们的命运早已被物化的社会关系所控制,他们承担了社会分配给他们的固定的角色,只是充当这些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婢女,如果说体现工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已经是异化劳动,那么资本家也被追求剩余价值的历史使命所驱迫,丝毫没有自身选择的自由可言,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只是异化了的动物。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价值评判都决定在创造物质财富上,社会生产不断的创造、催生人的需求、欲望,同时社会也自动的将人们按不同的层次来进行生产,人们追求自身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社会地位、尊严、荣誉,人们只是被动的为名忙为利忙,追求这种外在价值或价值评判上,而不是为着自身内在的个性、精神、能力、真实的需要上,社会架构注定他们时时上演一幕幕悲

剧。即使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高级资本主义社会,为利润的创造和追求仍然是虚假的人和真实的人之间的一道绕不过去的障碍。“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只能是执行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面对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或社会规定,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工人只有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执行阶级利益,以整体的力量发挥作用推动社会进步。“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把现存社会当作现存国家的基础。”<sup>[1](P98)</sup>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关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就缠着活人的头脑。”<sup>[9](P6)</sup>传统在我们脑海里深深打下了烙印,这是我们不可避免也逃脱不了的,我们每个人都都要受积累下来的东西的影响。积累劳动、死劳动决定活劳动、死人对活人的支配。“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sup>[4](P253)</sup>这里从资本的意义上说,人们在过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人类活动、生命运动决定它现在的生活处境、生命状态,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他的思维方式、生存状态,人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又决定了他的未来景象。所以马克思坚持认为人类史是自然史的进化过程:人类生命始终处在和自然的互动之中,肉体生命消逝了,可是肉体生命早已用外化的方式得到了转移、转储到自然之中来储藏、来延续,人类的生命以自然地状态来达到永恒。回望我们中国的人类史——自然史,何处不展现生命和自然的有机结合,何处不展现生命在自然之中的永恒方式。秦始皇以兵马俑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永存、永恒,所以我们感叹:正是这些贵族权势人物可以以这种方式来永恒,所以他们对于小民的永恒方式——血肉骨亲常常不屑一顾,因为有更辉煌的永存方式;小民只能采取“虎毒不食子”的肉体生命的永存方式,所以常见宫廷内的自相残杀。

人的辩证法。马克思采取的是否定的辩证法来建构他的唯物史观,而否定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是人的辩证法,以人的实践活动来改造世界的方式。人以他自身的本质力量不断的外化过程,在自然界中刻上自己的烙印、符号,不断的

否定自然的存在,肯定自身的存在。也即是人自身的力量不断外化、物化、对象化的过程中否定自然,将这种力量不断内化来肯定自己的力量和强大,然后进一步以自己更为强大的力量来继续否定自然强化自身,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肯定—否定—肯定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通过这一辩证法,实现了人的生命。

实践对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理论的回应。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自从建立到成熟,一直就在不断的实践中检验它的真理性。传统社会主义社会采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劳动者所能体外积累的只能是以消费品的形式而不是能转化为创造新价值的积累劳动,好像传统社会只是追求使用价值的创造,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结果无法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一样,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都严重的挫伤了个体的存在,个体消融在群体之中。作为概念的社会群体需要个体这一实体来支撑,只有唤醒个体的活力和创造性,弘扬主体性和鲜明的个性,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 参考文献: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 李建立.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道德重塑[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 [7]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8] 余源培,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9]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责任编辑:彭介忠)

## Marxist Critical Theory on Modern Society

ZHANG Rong-jun<sup>1</sup>, LIU Chang-jun<sup>2</sup>

(1.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China; 2. College of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s and Law,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2, China)

**Abstract:** Modern society is built through denial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ffirm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modern society dictates the discarding of the prehistoric while heading for the correct historical path. Awareness of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surmounting the unnecessary obstacles on the way conduc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bo to freeman.

**Key words:** modern society; historical rationality; historicity; historical end-result